

# 模 型 女

史 岩 作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 模 型 女

史 岩 作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九月再版

2001 —— 3500 册

本書實售大洋三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小引

這篇東西，是一九二四年四月——正是我寶貴的學生時代最後的學期間所寫成的。那時候，我祇想滿足自己的表現慾，但求一時感情的自然奔放的痛快，既不想求人知，也不希冀那千字一元的稿費。因之，發表並不成為我急切的要求。所以會有好些隨興寫來的不成形的詩歌與幾篇有完成有未完成的短篇小說，至今還沒把牠發表過。——『模型女』也就是其中較長的一篇。

昨天，偶然從箱底把牠尋出，細讀一過之後，不禁激起了我無限的慨嘆。——這是一個多麼顯著而且殘酷的對照呀！——：我覺得兩年前的我

與現在的我，實在不像是一人的聯續，實在像兩個絕不相同的人，一個是在天上，一個却沉淪在地下的深淵的絕底裏。在我的生命史上，兩年前是我蓬勃的春季，但是現在，是已到了憔悴的秋境了，失望已經緊緊的攫住了我，眼可睹見的前途，祇有絕滅的死神，在狞笑的招誘我。神經既這樣衰弱，靈魂的飢膚，又這樣的嫩脆的我，兩年來，由樂園的學校被擠了出來，飄落在這濁浪滔天的人海裏，一天天祇有愈形萎縮，愈形損傷，愈形沉溺，愈形絕望，……以致造成了我幾次的失業！……偶一迴憶到兩年前神仙似的學生時代的時候，我沒有別的，我祇有眼淚的滔滔！……！

這篇東西，我本不願意把牠發表，在讀者看後，或者能感得些許淒涼的快樂印象的吧；但在目下的我看來，却像寒窗下的乞兒，聽到了俱樂部的琴歌與歡笑一般，不消說，與我目下的生活，絕不調和，與我目下的思

想，絕相矛盾，而且還像不住的在向我自己擲掄。但是另一方面，在我迴憶之後，却又覺得這是僅有的寶貴的可紀念的遺物，使我不忍將牠捐棄。……

還有：現在把牠看了，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本想修改一下。但我覺得乘興寫來的東西，還是聽其自然的好。一篇作品，自有他當時的獨有的情緒，今天的感興，既不能再是昨天的，那末昨天的寫作，今天再來修改，不特是不相宜，或者還要損色些；況且與快樂絕了緣的我的現在，要去改這兩年前快樂時的作品，那更其是不可能的。因此，我終於把這生來醜陋的女兒，赤裸裸的毫不脩飾的來見人面了。

——一九二六，六，二五，

誌于宜興隔湖西濱。作者。

# 模 型 女

## 一 母與女

G興沖沖的跑到他近來跑慣了的模型女——S的家裏，恨不得立刻就  
想把來意向她說明。

勉強耐住并且很焦灼的和她談講了些無聊的套頭話之後：

——『你在暑假裏可有事情嗎？』——

終於遲疑了一會，凝視着她的笑靨，這樣的問了出來。

——『我——我已答應一個私家的雇用了。』——

S很順爽的回答。

——『——私家？——那末還有空閑嗎？』——

他却出乎意外的艱難起來了。

——『每天下午倒是空閑的，你問他做甚？』——

S 繚然鎮定了起來，忙把問眼瞅着他。

——『哦！每天下午……？』——

他失望的沈默着，正在思量的時候，她不耐煩了，把身體婀娜的扭了扭：

——『你問他做甚？』

他臉上現出不好意思的神情，訥訥的回答她：

——『我——是特地想來請你——請你在暑假裏給我畫畫的，但是：

你……！』

情不自禁的她，帶跳的站了起來，用一種小姑娘的異常親愛的笑容望

着他：

——『啊，先生！你爲什麼不早點對我說呢？可是我現在已同人家約定了呀！——下午，不好嗎？』——

——『下午——可惜下午太熱悶了，沒有精神作畫的！』

——『噯，那末你怎不早說呢？設若你早早對我講了，那我定可答應你上午來的呀，那是多嗎好！』

——『現在可沒法想了！』——

他真失望了。

但是忽然看見她的臉上有些尋思的痕蹟，於是他的眼睛就苦楚的等着她嘴唇的動情。沉寂了幾秒鐘，忽然她又像小姑娘般的把軟骨的肩胛聳了聳，敏捷的攏近他幾步，笑着道：

——『有了，——我替你介紹一個罷。』

——『——介紹？』——

他不覺驚喜起來。

——『是的，好嗎？』

——『也好——但是她的身體怎麼樣？』

——『身體要比我好得多呢，你看了保管是要讚美的；而且年紀也很輕，只有十八歲，她在去年還是個小姐呢，可憐現在……』

他聽了這個回答，暗自忖度：

——『保管要讚美……十九歲……比我小兩歲……』——

情緒不覺生了一點兒顫動，便忙追詰道：

——『現在？……』

她把眉頭蹙成一個八字形，面部的表情，登時呈出幾分沉鬱的烏雲。

——『唉，說起來真可憐呀，現在她已是一個妓女了！』——

她慨嘆式的把唉，呀，了三字拖得很長，顯見她的內心是怎地爲她同情而憂戚着。

——『她姓O。』——

她無力的坐了下去開始詳述：

——『她的家鄉是在蘇州。她的父親是個機器廠裏的翻砂師，每月倒有三四十元的進款，所以一家三口——母親幼弟與她，——在這米珠薪桂的S埠裏還能維持生活。可憐她的父親在去年秋天忽然患病死了！她和她母親向來是坐着靠他尋來喫的，從沒打算過自己獨立謀生的計劃。他死後，她們生活的困難，當然是不消說了。……』

——「因為這個緣故，她覺得要想自謀生活，僅僅只有一件事——到工廠裏去做工去，才是她們能力所能勉強勝任的事。於是她就對她母親商酌了，可是她的母親却回答得真好，她說：——「從早到晚辛辛苦苦忙了一天，得來的幾角工錢，還不夠一人一天的費用，怎能養活你的五歲的弟弟呢？這種事是過活不下的。」——浪費生活過慣了的這個寡婦，怎能幹這勞動的苦工呢？而且聽說她原是個下流貨，從小就很淫蕩。因此，自從丈夫死後，就暗暗的放肆起來了！人家都以爲她將不知怎樣的窮苦了，但是她却反而穿起漂亮的衣服來了！……

——「然而這還不算什麼。——她漸漸的引誘起她的女兒來了。起初她還反抗，但是最後，經了這殘毒的狠心的母親幾次施以凍餓與鞭撻的痛苦之後，她終於，終於忍恥偷生的屈服了！屈服了！」

——唉，因此，這個失掉保護沒有救助的不幸的她，就與那般淫蕩的賣淫婦一樣一樣的被稱爲妓女了！——可憐呀！……——  
她斷斷續續的說，一泓晶瑩的淚珠在她圓大的眼眶裏滾落了下來。

他靜靜的聽了，心裏不覺有些感動，但只很簡單地回答她：

——『哦，那真正是可憐！』

這可並不是他沒有了良心，也不是他麻木了感覺。對於這個不幸的女兒，他也有幾分惋惜；但只是當S談起她衰史時候的一時的感動罷了。這種感動很淡漠，猶如老人的對於一切似的淡漠；并且隨後在他情緒裏就消失了。這是因爲和她同命運的不幸女子的事蹟，在他耳裏已聽聞過不少了，稀奇的動情是引不起來的。

——『她和我很知己。』——

她拭了拭眼淚之後說：

——『她極願意幹 Model，並且常常叫我竭力向她設法，求得早早免脫——免脫男子們的——難堪的難堪的蹂弄！』

——『哦，那末，你什麼時候同她到我寓所裏去呢？』

——『明朝恰好是星期日，就明朝上午同她來吧。』

——『可以，——請早些來。』

——『當然一定很早。』

——『好，我去了，再會。』

——『好，——再會。』

## 二 脂油渣的奔走

C與S是同鄉。兩年前她在F專門校初次做模型女的時候，他也正在那個學校裏，於是他纔認識了她。——不但是認識，他們好像成了朋友，——親切的朋友，——然又不大像，——他對於她除了因為她是模型女——有肉體的美之外，似乎還想在她身上零零碎碎尋求些性的安慰，而她的對於他，却是因為他是位慷慨豪爽的青年，有時她還想依靠依靠他。

他們的故鄉，是在距離S大約有四五百里路程的N縣。這N縣裏，因為物產比較他處為豐富了些，所以養成了幾佔全縣人數之一半的祇消坐在家里穿喫享福的有閒階級，就是那些勞動者也都像被他們所腐化，染上了

有閒階級的彩色；並且在他們的心田裏，都深深的，深深的種下了一種驕矜，一種苟安，一種懶惰，而且真是可驚的普遍——城中的紳士與鄉間的農民都一樣的植下了這個根帶。他們常是自豪他們生活的安全和幸福，就是貧窮些的，也都像有顏回的遺風，很能安於他們的貧窮。他們一面既這樣要安於他們現實的苦生活裏，一面又懶於去勞動，一面本來還在慶幸自己能生在人間福地的N縣裏。江北方面的苦力，當時在紛紛不斷的遷徙入境，來應任他們所不能忍受的艱苦的工作，而他們却祇是關起門來過他們世外桃源的安樂生活；就是窮，也從來不願意出外營謀——不但不願意，他們還視爲可恥。——偶然有向外面跑的，他們不是醜詆他是不安分的流氓，便是譏笑他是本鄉沒有立足地，遂向外面流浪的亡魂者。……

但是近年來，却不同了，大大的不同了。他們眼看着生活程度一天高